孤独地行走在马孔多小镇的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述评

张慧云

摘要：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用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叩开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其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是异彩纷呈。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读者对他的了解过于片面，只知道他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颇有必要对他的小说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和研究。故此，本文拟从整体上理出一条贯穿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线，并大体上概括出涵盖其大部分作品的特点。

关键词：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孔多；小镇居民形象；孤独

自1967年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后出版过《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及《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长篇小说，从中我们会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但绝不是全面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长篇，马尔克斯还创作了好多中短篇小说。它们在数量上大大胜过他的长篇，质量也不见得差，可除了个别几篇，如《巨翅老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引起了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之外，其他中短篇小说几乎被埋没。有感于这种局面，笔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投入了较多精力，拟从整体上对这些小说作个大致的梳理和综述。

1947年，年仅19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此后五年中他先后在该报上发表了近十四篇短篇小说。此时，他尚未形成个人风格，作品大多刻意模仿海明威、福克纳和卡夫卡的手法，主要描写人对死亡的忧虑。由于结构松散，语言造作，因而影响甚微，只能说是他文学创作上的尝试。《蓝宝石般的眼睛》和《纳沃，一个让天使等待的黑人》便属这类作品。

195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和中篇小说《枯枝败叶》，这两部作品构思新颖、想象奇特，情节跌宕、笔法多变，开始给他带来一些影响。《周末后的一天》荣膺波哥大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颁发的文学奖，《枯枝败叶》在拉美文学界颇获好评。智利文学批评家里卡多·拉查姆写道：“他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枯枝败叶》使他作为小说家崛起，是他的国家至为重要的大事。人们认为，继何塞·欧斯塔希奥·里维拉的《旋涡》之后，还没有一位作家由于以令人难以忘怀的形式来描写热带生活，由于生气勃勃、引人入胜的创作风格而如此迅速地赢得公众的尊敬。”[1]

1961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问世，其被马尔克斯称为他“写得最好的小说”，小说中晚年贫困潦倒、孤独落寞的老上校有作家外祖父的影子。1962至1975年间，马尔克斯又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咱们镇上没有小偷》（1962年），《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年），《恶时辰》（1962 年，曾获美国埃索石油公司在波哥大举办的“埃索”奖），《巨翅老人》（1970年），《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1972年），等等。

1975年，智利发生政变，为了抗议超级大国干涉拉丁美洲事务，加西亚·马尔克斯暂时封笔。沉默了五年之后，1981年4月，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出版了新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并非侦探小说的纪实体小说出版后，立刻在西班牙语国家引起轰动。但是，西方评论界的反应是毁誉参半。赞赏者认为，这篇小说文字精练，结构严谨，将虚幻与现实、夸张与写真、戏剧性冲突与爱情纠葛熔于一炉，是一部“成就卓著的优秀作品”。批判者则认为， 该小说非驴非马，甚至根本就不是小说，而是新闻报道，作家在这部作品里，一转身又回到了他的记者时代。“作为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丧失了表达能力，丧失了他那种写景时感人肺腑的渲染和描写才能。”[2]“其中不少段落，读来是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3]同时，马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这部小说里的魔幻特色难以为继，等等。不管外界褒贬如何，马尔克斯本人却公然宣称他最喜欢的作品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解释原因的时候，马尔克斯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之所以是我的最好的作品，是因为我所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地达到了。在我的其他作品中，我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所要表达的主题牵着鼻子走的。然而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我一切都写得得心应手。”[4]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于不同时期，数量丰富，质量参差。如果以他的长篇巨著《百年孤独》的出版时间1967年为界将其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便构成了其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一前一后两座遥遥相望的高峰，其他中短篇小说虽然比之稍为逊色，可也各有特点。读者对它们是褒贬不一，喜恶难同，要对它们作出一个统一的评价肯定是吃力不讨好。本文无意判断其优劣，只拟从整体上理出一条贯穿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线，大体概括出涵盖了他大部分作品的特点出来。

首先，马尔克斯一般都把他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马孔多，要不就是仿若马孔多的无名“小镇”。马孔多这个名字有现实根据，同时也融入了作家的虚构与想象。马尔克斯曾经说过：“这个名字（马孔多）是那次与我母亲到我出生的地点阿尔卡塔卡去想出来的。我不想说阿尔卡塔卡就是马孔多。马孔多不如说是过去，那么由于得给这个‘过去’安上街道、房屋、气候、人群，我就把气候炎热、尘土飞扬、残败破旧、仅有几座用木板和锌板盖成的

阿尔卡塔卡的形象给安到它身上了。这些房子很像美国南部地区的房子，一个很像福克纳所描写的那种村镇，因为它是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建起来的。这个名字来自附近一个名叫马孔多的香蕉种植园。”[5]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小镇”与马孔多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在某种形式上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字。[6]马孔多就是“小镇”，“小镇”就是马孔多。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特点：落后、封闭、缺乏现代性、边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孔多正是拉丁美洲的象征和缩影。马尔克斯的重要长篇《百年孤独》及几乎全部中短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地方，作家的视界较窄，虽然他先后到过法国、英国、波兰、捷克、古巴、美国等很多国家，足迹遍及了各地，思想却一直停留在他的那个马孔多小镇。他一边感受着外面世界的现代文明，一边虚构着他那个另一世界的家园。马尔克斯是这么一个深深植根于本土、关心祖国人民命运、严肃反思本族历史的作家，他骨髓里浸染的本土化的东西使他能始终站在拉美民族立场，发现民族被殖民、被奴役，最终却仍被现代历史遗弃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在西方世界长久地工作过，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又把他的思想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面，使他能站在西方的现代性——现代历史的角度，洞见拉丁美洲的孤独，产生孤独的感受。孤独感在本质上来源于“他者”的视角和眼光。这一视角隐含了现代性的尺度和西方文化的参照。

纵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读者们会发现一个小镇居民形象系列，他们中一类是居住在马孔多的格兰德大妈、蒙铁尔寡妇、安赫尔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雷薇卡太太等。还有一类是居住在未名小镇的圣地亚哥·纳赛尔、维卡略兄弟、贝拉约夫妇、埃伦蒂拉及其祖母，等等。颇为典型的是第一类形象系列。他们现身于不止一篇小说中，在这篇作品里是主人公，到另一篇里可能就成为一个晃动的身影了，但他们原有的身份和性格却保留着。那些小说本是相对独立的中短篇，可由于这些人物在不同文本中穿插交替出现，无形中就把这些文本统一在了一个大的框架之中，我们可用一个笼统的大标题“马孔多小镇的人和事”来归纳它们所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同时，读者还可以跨文本勾勒出出现在不同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推断出他们的社会地位来：死后连教皇和总统都来参加葬礼的格兰德大妈，无疑是主宰马孔多这个独立王国的女族长，她凌驾于众人之上，掌握着政治大权；掌握神权的是先后在这里任职的两位神父，安赫尔神父和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蒙铁尔寡妇拥有庞大家业，她可算做社会上层，帮她掌管产业的卡尔米恰尔先生是她忠诚勤奋的老佣人，属于社会下层；开弹子房的罗克先生是经商的小资产阶级；达米索是无产者，做些见不得光的偷盗之事。另外，由于这些人物的关系，相异小说的一些情节也具有了互文性。比如，《纸做的玫瑰花》中出现了特莉妮达手拿死老鼠的情节，这令人茫然不得其解，而另一篇小说《恶时辰》则将谜底揭晓了，原来特莉妮达在教堂里帮神父做事，最近老鼠猖獗，她正忙于抓老鼠。

马尔克斯向来以揭示“孤独”的主题见长，“情”在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世界里是缺失的，他所创造的那些小镇居民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孤独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鲜见心心相印的爱情，亲密无间的友情，温馨感人的亲情，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和周围的人隔了一层雾，彼此很难看清对方，更难到达对方。《枯枝败叶》里多年寓居马孔多的医生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作为生者他是孤独的，死后还遭到全镇人的唾弃，无人愿意为他送葬，大家希望看到他的尸体发臭；作为一个死者，他也是孤独的，生和死的孤独都缠绕住了他。《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人物也是感到世态凄凉、孤独无援，每个星期五，上校和他老婆还有他那只斗鸡，眼巴巴地等着有人给他送退伍补助金来，可总也等不来。《巨翅老人》表现了天使坠落人间、不为世人认同的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要为失去贞洁的妹妹复仇的维卡略兄弟也在忍受孤独的折磨，他们一直在张扬即将到来的凶杀，原因很简单，两人并非真正想杀掉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想借此表明一下维卡略一家的立场，减轻妹妹被休所带来的耻辱。他们多么希望有人出面作实质性的阻止，可是最终还是失望了。竟然没人理解他们的孤独，对其进行有效地的阻止。因此，他们越发恐惧，只好相互鼓励，甚至通过嘲笑对方来获得战胜孤独和恐惧的力量。就连《恶时辰》里的那个镇长也是孤独的，他得不到百姓的信任，饱尝了权力所衍生的孤独滋味。

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有天气方面的环境描写，先来看一组文字：“又热又闷，大街上传来太阳的嗡嗡声，除此而外啥也听不见。空气停滞不动，凝成一团”“骄阳照得雷薇卡太太眼花缭乱……走在暑气蒸人的空旷的大街上，直觉得从每家寝室里都飘散出一股死鸟的恶臭。”“小镇热得像个蒸笼”“烈日当空”“十二点钟的炎热天气使一切都好象瘫痪了似的。”诸如此类描写天气的句子在作者的其他小说里还有好些，难以尽述。有评论者说，“酷热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世界里已成为一种经常出现的、随时即来的东西，就像恐惧在福克纳的小说世界里一模一样”[7]，这不仅显示出了马尔克斯小说创作的热带地域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传达出一种情绪，有机地契合了小说的整体氛围。在马尔克斯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中，结局往往是毁灭，许多美好善良的人物非死即伤，多篇小说都直接或间接描写到了死亡，悲观无望、孤独凄凉、郁闷忧伤、彷徨无助的气氛笼罩着作品始终，使人禁不住感到憋闷窒息，正如炎热的天气给人带来的窒息难熬的感觉。

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的开头不少都颇费心机，都涉及到了一个死者或将要死的人。如《枯枝败叶》的开头是：“我第一次看见一具尸体。”《蒙铁尔寡妇》开头写道：“堂何塞·蒙铁尔一命归阴。人人都觉得解了心头之恨，只有他老婆例外。”《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的故事这样开头：“天下怀疑成性的人们听着，容我讲一段女族长格兰德大妈的故事。她足足活了九十二岁，一直主宰着马孔多这块独立王国。九月份的某个礼拜二，她在宗教气氛中与世长辞，连教皇都参加了她的葬礼。”《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的第一段写道：“海面上漂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孩子以为是敌船，是鲸鱼，等它漂到岸边，才发现是一个溺死的人。”《爱之后的必然死亡》开头写：“桑切斯参议员在遇到他生活中的女人时，他离死亡还有六个月零十一天。”诸如此类的开头，有效地起着制造悬念、吸引读者、前后呼应的作用，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明显的。

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风格

（下转33页）

命的充实和愉悦，他自认为是个艺术家，只是他的手段是生活。当地的土著居民蒂阿瑞、爱塔等都是文明社会中童话故事里的人。塔希提岛人教会了思特里克兰德生活的艺术，使文明社会的痕迹从他身上褪去。尽管他比过去更“野蛮”，但他变得更聪明，因为他更加了解自己，而且在这里他还寻求到人生的真谛。我们可以通过他在塔希提岛上的绘画，领会到他竭力所要表现的真理。宁静与祥和只存在于遥远而原始的地方。原始社会的女人比文明社会的女人更加美丽迷人。

思特里克兰德在扮演第一个社会角色的时候极其不自在。即使他套上文明人的外套，却多少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在这个物化的世界，他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张扬。当踏上塔希提岛之后，思特里克兰德已完全融为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远离尘嚣，与文明决裂而又充满了野蛮的原始丛林中，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自由的兴奋使思特里克兰德的创作灵感像泉水般涌出。他在这里找到了人类已经失去的乐园。这种超越物质寻求精神性的生活模式，使人的精神达到一个极高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可以不断地追求完美，享受快乐，逐渐克服人性的弱点，既不必像在文明社会中那样压抑个性，又不必像在流浪途中那样张扬得过分极端，在这里人性不断地得到完善，逐渐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在逐渐脱离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更加大了它的步伐。人类把认识和改造自然看作一种自我能力的确认，社会的建立是以牺牲大片的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切断了人与植物作为生命个体的连接。人的灵魂只能寄托在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物上，没有神秘和美可言。人在强大到完全掌握自己命运时反而陷入无可依靠的恐惧和慌乱，出现空前的信仰危机。在毛姆同时代或之后很多不同流派的作家如萨特、乔伊斯、艾略特等人都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归宿问题作过探寻。他们的思考陷入自我意识的漩涡而无法自拔，没有给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某种启示。

思特里克兰德能够成功找到生命的真谛，重新连接了自我与大地，在塔希提岛找到了灵魂的寄托，恢复了人的精神生命，获得了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所以他的绘画才会给看过的人以莫名的震撼。他也通过他的画作实现了人类所追求的生命不死的某种意象。

《月亮和六便士》是毛姆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而写的。思特里克兰德追求心目中的“月亮”这件事并非虚构。从20世纪到21世纪人类文明长足发展，物质极大丰富是毛姆时代无可匹敌的，伴随而来的是人性被更浓重地物化，人类追求一片心灵净土变得遥不可及。在精神荒芜，迷茫，无可寄托的时代，现代人从未放弃过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但物质的厚重阻碍了这个过程，甚至变得根本没有希望。“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把那一直束缚着的桎梏打碎了。他并没有像俗话所说的‘寻找到自己’，而是寻找到一个新的灵魂，一个具有预料不到的巨大力量的灵魂。”[12]

现代生活中，对自然界的改造越来越深入和广泛，我们很难再找到书中所描绘的塔西提岛那样宁静原始的自然风光作为回归的依托。我们不一定都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隐居山林，从物质的内部往外挣脱，只要拥有渴望，在文明社会中开辟属于个性发展的天地，转而从物质的内部慢慢渗透，用截然相反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目的。总之，思特里克兰德给人更多的是警示：人不是物，而是生动活泼拥有个性追求的生命，追求自由展现美是天性。

注释：

[1][2][3][4][5][6][7][8][9][10][11][12] [英]萨默赛特·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第10页、第51页、第22页、第156页、第193页、第259页、第202页、第213页、第256页、第246页、第180页。

（作者单位：昌吉学院外语系）

（上接18页）

不仅体现在他的集大成之作《百年孤独》中，在主流为现实主义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巨翅老人》里长着一双巨翅、不知从何而来又终于何处的老人，《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里难以杀死、能预见死亡的歹毒祖母，《周末后的一天》里一批批撞破窗户、跌死在屋里的小鸟。这些奇怪的人和事很难用现实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它们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幻色彩，现实与虚幻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作为拉丁美洲文学的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用长篇小说叩开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其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是异彩纷呈。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读者对他的了解过于片面，只知道他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看来还是颇有必要对他的小说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和研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虽然谈不上篇篇皆为上乘之作，但大多作品自有一番独特之魅力。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形象更为立体、血肉更为丰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注释：

[1][4] 张国培：《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第80页。

[2] 墨西哥《至上报》1981年5月12日的报道，参见张国培《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人日报》1981年5月2日的报道，参见张国培《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7] 林一安：《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第36页。

[6] 参见林一安《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孤独地行走在马孔多小镇的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述评



作者：张慧云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刊名：青年作家（下半月中外文艺版）
英文刊名：YOUNG WRITERS(CHINESE & FOREIGN ARTS)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7条)

1. 张国培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 1984

2. 查看详情 1981

3. 张国培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 1984

4. 查看详情 1981

5. 张国培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 1984

6. 林一安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 1982

7. 林一安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 1982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